

入星露營區佔地萬頃，在換了新東家後積極擴建，兩年間就一躍成為臺灣最熱門的森林系露營區。

露營區中心環繞一座天然湖泊，營區本部的木造建築巧妙地融進了湖泊周遭原生的闊葉林。沿著遊客小徑往東走，爬上斜坡，就是一處地勢平坦的草地，這邊可供遊客紮營夜宿。一到晚間，沒有光害的環境，可以讓遊客們非常清晰地欣賞到夜幕繁星，加上霧氣與空曠場域造成的視覺效果，躺在草坪上的遊客們彷彿置身星群一般，如入星其名。

除了營區本部附近的露營區外，營區後山一整片森林，僅僅開放給具備登山執照的遊客進入，又或者是相關學術研究等人，平日並不對外開放。

上午八點多，營區陸續湧入幾批旅行團。有小朋友們玩親子採果的、中年大媽們來進行輕度健行的，又或者是觀光團到這邊拍照打卡。原本寧靜的山林頓時湧現喧囂。營區中心的接待員們親切地將參與活動的人群分批帶開。

負責統整規劃的營區女經理邵虹，看了看時間，又看了看周遭，發現沒她要找的人後，立刻走出遊客中心。她在附近一處景觀涼亭找到了她正在滑手機的雙胞胎哥哥邵維。

「哥！」

邵維聽到有人在叫他，隨即從沉浸在電影情節裡面的緊張情緒中回神。

「幹嘛？」

「星漢呢？」邵虹走過去，後腦杓的馬尾辮跟隨她的步伐擺動。「攀樹團差不多要到了。」

「我哪知道？反正一定在樹上吧！」

邵維伸了伸懶腰，正想要按下手機螢幕的播放鍵，眼角餘暉看見妹妹警告般的眼神，立刻明白現在不是追劇的好時候。

邵虹比了比二的手勢，「你還有二十分鐘把人帶來。」

要找劉星漢不難，只要記得抬頭看就好。這是邵維的經驗談。劉星漢不僅是臺灣少數幾名考取國際職業證照的「職業攀樹師」，本人也是個愛樹成癡的傻瓜，放著好好的公寓不住，每一晚都睡在樹上。

邵維走進了標示「前方危險，閒人勿進」的營區後山區域，沿著地上被踩禿的小路，他漸漸走到山林深處。

身後營區中心的人群吵雜聲開始聽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各類鳥群盛大的音樂饗宴。而周遭的樹木也逐漸轉變為中海拔的樟櫟林，空氣中濕度也增加了，體感溫度下降。

若不是早就對這裡環境相當熟悉，邵維根本不敢沒帶任何設備就闖進來。他現在熟門熟路地沿著巨木林走，可他還記得第一次踏進這片山林中迷路時，那種膽顫心驚的慌張感，觸目所及盡是相似的景色，根本分不清哪裡才是正確的方向，那次他算是真正體驗到迷途登山客的心境了，萬幸不出半小時，劉星漢就出現了。

那個莫名其妙從樹上「倒吊」下來的男人，先是不耐煩地罵他一句：「吵死了！」接著才鬆開腰上的掛勾，俐落地翻了個身落到邵維的面前。

邵維正因為迷路，口不擇言地飆罵，一看到劉星漢戲劇性的現身場景，整個人頓時都傻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眼前的男人就是他被派來要找的人。

當時他不知道為什麼劉星漢會從天而降，不過待在他身邊當助理幾天，就幾乎可以徹底瞭解劉星漢這個人。簡單一點說，劉星漢除了對植物、對樹木感興趣之外，基本對其他事情沒反應。

邵維現在都學聰明了，只要看見樹上有一團蟲繭似的東西，那就是劉星漢。這個怪人總是睡在半空的吊床上。他來到劉星漢夜宿的樹下，抬頭，拉長脖子，喊道：「起床啦——！」

劉星漢其實早就醒了。他正望著停在攀樹繩上面的一隻畫眉鳥發呆。金色的陽光灑在他的下巴，照著他的唇與短鬚。在底下的人不間斷地喊了兩次起床後，劉星漢才捨得挪動身體，準備下床。

晨光照射的山林樹冠，宛若綠色海浪，在風聲裡輕搖。劉星漢幾乎要沉浸在眼前的風景裡。

「快來不及啦！」

邵維繼續催促，如願看見劉星漢從吊床裡面爬出來。

吊床就架設在攀樹繩中央，攀樹繩巧妙地綁在樹枝上，結成類似蜘蛛網般的網，牢實地保護著吊床又不傷害到樹。看著劉星漢真的像蜘蛛一樣懸掛下來，邵維立刻協助拿著丟在樹下的盥洗用具，催促劉星漢到旁邊的小河刷牙洗臉。

劉星漢才二十六歲，或許是有多次在國內外深山老林中磨練過的經驗，他看上去氣質相當成熟，隱約帶有一股放蕩不羈的脫俗感。他微捲的髮尾襯出了他剛毅的臉部線條。他總是穿著樸素的休閒衫，恰到好處地展現不算壯碩卻長滿精實肌肉的身材。

此外，邵維發現劉星漢身上總會黏著樹葉。

等劉星漢梳洗完畢，邵維趕緊將人帶回營區中心。邵虹正準備給哥哥打電話，看到劉星漢的身影，臉上焦躁的表情頓時舒展開來。

「你終於來了！」邵虹掠過哥哥打招呼的手，來到劉星漢面前，有些抱怨又有些撒嬌地說：「你不用手機就算了，我之前不是買給你鬧鐘嗎？就不能準時一點？」

劉星漢兩手插在口袋，神色平淡說道：「我說過我不要教課。」

「我幫你告訴老闆了。」邵虹趕緊把責任撇清，「但是老闆說不行。他說你每天的行程至少要有一次是和人群接觸。」

劉星漢用眼神瞥了瞥邵維，意思很明顯了，就是這個在他身邊跑來跑去的傢伙也算他和人群接觸的範例。

可是老闆不買帳。邵虹搖頭，略帶歉意地說：「抱歉，老闆說我們不算

耶。」

劉星漢很快就被邵維拉到人群面前。

隨著各類別體驗活動盛行，「攀樹」這項體驗活動，也被安排到露營區的行程裡。恰好營區裡有一顆相當適合攀爬的老樟樹。樟樹樹形優美，木材質地相當堅固，加上特殊香氣，使許多蟲蟻都不敢靠近，正是適合入門者體驗攀樹活動的完美對象。

這次報名參加活動的，是國中生團。邵維先替大家解說劉星漢的基本背景，包括他的職業攀樹師身份，以及多次參與山林救援、學術研究的經驗，都讓孩子們耳目一新。但孩子們畢竟沒有深入瞭解攀樹師的生活，絕大多數都認為攀樹不算職業，頂多就算玩票性質的爬樹，這一點劉星漢根本懶得解釋，通常都是邵維擺著笑臉，故意惡作劇將孩子倒吊在半空中來解釋：「爬樹也是需要專業知識的哦！」

一般流程，當邵維解說劉星漢的身份後，後者就會開始說明攀樹需要的器材，以及攀樹的防護措施。

預備攀樹的前製作業過於繁瑣，通常在面對一般休閒體驗性質的旅遊團，營區內部會先將攀樹繩架設好。而被選定作為支架的樹枝，也都會使用樹皮保護器固定，避免遊客在體驗攀樹過程時，繩索摩擦會傷害到樹木。

擺在這批國中生面前的，是一條從高大樹枝上垂掛下來的繩子，繩子左右兩側都綁了繩結。

「攀樹用的繩子和一般繩子不同，攀樹有專用的攀樹繩，它具備兩種最重要的特性，」劉星漢拿起攀樹繩，開始解說：「首先攀樹繩是低延展性的繩索，也就是低彈力繩索，低彈力的性質可以讓你在升降過程中比較穩定。第二，攀樹繩的耐熱性高，要比攀岩用的繩子至少高上一百度。耐熱性高的繩子可以讓繩子在使用過程中降低因為摩擦而產生高溫斷裂的風險。」

接著，邵維會成為劉星漢示範穿戴裝備的模特兒。

邵維戴上安全頭盔，在腰間綁上攀樹專用吊帶，這樣每個人的基本裝備就準備就緒了。

「繩索架好了，但在攀爬之前有一項很重要的準備工作，那就是重量測試。」劉星漢邊說，邊示意邵維開始動作。

只見邵維拉著繩索，腳一蹬，就懸空了，整個人掛在繩索上面。

「這是要測試樹枝的承受重量。」

劉星漢邊說，邵維更用力晃蕩了幾下，感覺上方的樹枝要斷，看得那批女國中生驚呼連連。

不過老樟樹的承重能力非常好，於是完全排除了樹枝斷裂危險。

重量測試過後，劉星漢開始解說攀樹過程。他分別介紹攀樹繩上的兩組繩結，說道：「這是雙八字結，主要作用在於連結勾環和我們的吊帶。」邊說邊示範，將繩眼上的勾環鉤住了邵維腰間的攀樹吊帶。

接著劉星漢介紹攀樹繩上的第二個繩結，叫做「布雷克結」。他說：「布雷克結的作用在於控制我們上升下降，是最重要的繩結。」

繩結介紹完畢，就可以開始進行攀樹的精彩實踐了。首先，劉星漢將雙八字結的勾環鉤住了邵維腰間的吊帶，接著讓邵維的左手抓住布雷克結下方的繩索，右手則輕輕扶住布雷克結。當邵維左手下拉、右手上推時，繩結就會逐漸帶動腰間吊帶，將整個人往上抬起。

講到這裡的時候，在場國中生們都躍躍欲試了，而這卻是劉星漢開始最繁忙的階段。因為他必須一個一個仔細確認過每個人的吊帶與繩結，之後才能讓他們自己進行攀樹體驗。

邵維在一旁協助，偶爾得空，偷偷瞄著劉星漢的一舉一動。儘管劉星漢對人冷漠疏離，看似對外界漫不經心，但一旦遇到有關攀樹的事情，他就會顯得相當專注且認真，讓邵維不得不佩服劉星漢的專業。

就在邵維協助矯正一名國中生的攀樹動作時，他忽然聽見身後傳來劉星漢憤怒的怒喊：「你做什麼！」

眾人聞聲望去，只見劉星漢抓著一個男國中生的手腕。

一把刀片從男國中生的手裡掉出來。

一看這場面邵維就知道，肯定又是觀光客的劣根性發作了。國中生不認真體驗攀樹活動，卻躲在樟樹後面準備割樹皮，留下某某某到此一遊這類無聊的記號。

劉星漢對別人破壞樹木的舉動異常討厭，只要一被他發現，都會被他毫不留情痛罵一頓。之前營區裡面有個露營的男觀光客似乎是喝酒喝太多了，不僅破壞營區內的景觀植被，還把破酒瓶插在樹幹上，被劉星漢碰見了，那個醉漢當場挨了一頓胖揍。

幸好事後醉漢自知理虧，加上老闆聘請的法律顧問處理得當，簡單賠償醫藥費之後，才沒有將事情鬧大。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老闆認為劉星漢人際處理的方式不恰當，亟需多多觀察磨合，這才規定劉星漢必須定期與人群接觸相處。否則按照過去的生活模式，劉星漢只負責維護後山那片山林以及承接學術研究的工作，一直與樹木面對面，一整天甚至沒和其他人說到半句話。

劉星漢怒氣沖沖抓住國中生手腕的樣子，連一旁的班導師都嚇得一時間忘記出面緩頰。

國中生抓住自己的手腕，連聲喊痛，想掙扎卻力不從心。邵維趕緊過去硬掰開劉星漢的手，低聲對他說：「可以了啊！再這樣下去老闆要生氣了！」

劉星漢怒瞪邵維一眼，決定聽勸，但手是放開了，卻狠狠地把國中生摔了出去。

國中生狼狽地倒在地上。

劉星漢怒聲說道：「這裡不歡迎你，滾！」說著就大步離開，對攀樹課程不管不顧了，留下一臉尷尬的邵維去圓場。